

湘西鬼事之

杨标◎著

虫血毒母镇



比赶尸更传奇，比养鬼更恐怖
一个可以操控蛊毒的绝色女子
一部编辑不敢独自审校的惊悚小说

古吴轩出版社

湘西鬼事之

虫血主母
镇

杨标◎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湘西鬼事之蛊毒镇 / 杨标著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80733-772-0

I. ①湘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恐怖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22060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颖

见习编辑：徐小良

策 划：孙向雷

书 名：湘西鬼事之蛊毒镇

著 者：杨 标

出版发行：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：苏州市十梓街458号

邮编：215006

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 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：0512-65233679

传真：0512-65220750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蓝空印刷厂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印 张：18

版 次：2012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733-772-0

定 价：28.00元

舞水河，七月十五，夜。

龙溪镇郊外，一只小小的乌篷船停泊在舞水河岸边，随着波浪轻轻起伏着。舞水河在夜风的吹拂下，柔了身段和脚步，细细碎碎地流淌着，没了白天的张扬和野性。要知道，船家是忌讳夜行船的。搏急浪，过暗流，闯险滩，就是在白天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，哪家人发财这么性急，选择在这样的夜晚出行呢？

船儿像一张飘落的树叶，旋转着，摇晃着，终于缓缓离了岸，顺着河水，缓缓向下游漂去。船上，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，藕一样的身子只穿了一件大红的肚兜，静静地坐在船头。她的两个小小的酒窝，丝毫没有平时的夸张和调皮，如舞水河上夜晚的旋流一样神秘深幽，浮现出甜美的微笑，脸上则盛满了七月十五深夜里森然的月辉，诡异且惨白的白。小女孩挡不住晚风的清冷，不禁抱住了双臂。她的额头上，缠着一圈两指宽的白纱巾；纱巾上，一个鲜红的“□”形显得格外醒目。

船儿渐渐远去，在岸上男人的眼里还没有消失，就慢慢地，沉入河底……

整个龙溪镇正在酣睡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梦中听到女孩那恐怖而绝望的叫声。

- 第一章 棺材铺的女掌柜 / 001
- 第二章 “□”形符号凶杀案 / 021
- 第三章 窗户下的小女孩 / 037
- 第四章 血衣的秘密 / 045
- 第五章 惊现日头会 / 061
- 第六章 “巧媳妇”老汉的项链 / 075
- 第七章 神树上的乌鸦 / 097
- 第八章 “嘎妹陀”的红布条 / 115

目 录

第九章 磨刀匠的刀 / 133

第十章 盍婆妹妹的绣花鞋 / 153

第十一章 养尸盍的死亡姿势 / 173

第十二章 花癲少年 / 193

第十三章 盍婆的爱情 / 213

第十四章 盍灵现身 / 221

第十五章 悬棺与赶尸 / 247

第十六章 山盍、河盍与血盍 / 265

第一章

棺材铺的女掌柜

她双手十指相交，两手拇指相对，顶住自己的胸口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不一会儿，窗口那里，“嗖”地一下，跳进来一只癞蛤蟆，正好落在棺材上面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玉娘。那只癞蛤蟆全身发黑，隐隐约约还透着一层淡淡的光芒，身上还布满了肉疔，一颗一颗，鼓鼓胀胀的，饱满而丑陋。玉娘的双眼似乎射出一束强光，那只癞蛤蟆好像受不了玉娘的眼光，乖乖地跳下地来，再“嗖”地一下，跳到陶罐里去了。屋顶上，一只蜘蛛一荡一荡的，直接就荡到陶罐面前，然后像被劲敌威胁一样，惊慌失措地爬了进去。一条蜈蚣和一只蝎子像是生怕走慢了会没有它们的栖身之地似的，竟然飞也似的往那个陶罐里钻去……

1

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初五，黄昏像巨大的蝙蝠的翅膀，长长地伸展开去，龙溪镇就渐渐地隐入到那双暗黑的翅膀里去了。阴雨绵绵中，街上人迹稀少，只有三两个人，撑着红油纸伞，匆匆地穿过龙溪镇上的小巷，一下子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只有几家屋里昏暗的灯光下，还有人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白天镇上举行的几场锣鼓喧天的龙舟赛。

“曾记棺材铺”坐落在镇子西边的尾巴上。曾老板也是去看了龙舟赛的，虽年纪大了没参与，可站在岸边扯开嗓子跟着娃崽们喊叫助威，也有些累了，此刻正提起紫砂壶倒茶。然后他慢腾腾地端起杯子，啜了一口夜郎丹茶，想提提神。茶水还没吞下去，他的眼前就黑了一下。等他抬起头来，看到他的店里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两个人，站在他的面前。他在想，她们怎么走路一点脚步声都没有呢？难不成是飘进来的？那是两个女人，确切地说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小妹崽。女人三十几岁，身材高挑，生得粉白黛黑，肤如凝脂，只是整个人身上有一股隐隐的戾气。她一进来，只看店铺不看人。那个小妹崽呢，十二三岁吧，一双傲气的丹凤眼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，也跟那女人一样到处察看，然后煞有介事地走过来走过去。这举止还不打紧，让曾老板诧异的是，这两个人一身皆白，头上皆戴着孝帕，一直垂到腰上。那个妹崽的背上，还背着一个小小的布娃娃，布娃娃也是一身皆白，也一样披着孝帕！虽说是做棺材生意的，但披麻戴孝来买棺材，他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一般情况下，哪家死了人，用不着孝子出面，几个亲戚来帮忙买就是了。这母女二位披麻戴孝亲自上门，是无人相助还是不懂得镇上的规矩？镇上那么多店铺里卖的，不是针线鞋布，就是柴米油盐，是家家少不了的生活用品。他店铺里卖的棺材虽是装死人的，用途不同，但目的相同，都想赚钱呀。这母女一身皆白，堂而皇之地走进他店铺，这可是生意人的忌讳呀！如果是油盐铺子的老板遇到这事，想都不用想，管她是男的女的老的小的，打骂出门，再

往人家的背影唾几口唾沫，把晦气赶走就是，铺子照样开。可他这是开的棺材铺，一口棺材就是一个人的世界，是一个人的家，是一个家的兴衰成败，这是有定数的，是生死相关的买卖，这哪敢大意？曾老板心下一怒，但不敢发作。这两具瘟神不清自来，不是好事，得想办法快快送走才是。

曾老板满面笑容地站起来迎客，指了指旁边的两把椅子说：“两位请坐，我这里有上好的柏木寿方，还有青冈木、香椿木和红松木的。请问，您要哪一种的？”

那妇人眼睛看着某一处，好像没听到一样，没有反应。小妹崽侧了侧身子，到处看，（其实店里除了几张桌椅板凳，什么都没有。）然后对着曾老板却并没有正眼儿看他，说了两个字：“全要。”声音像冰凌子一样的冷。好像他开的是水果店，她贪婪得想尝遍店里的美味。

小妹崽侧身的时候，曾老板惊骇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，原来她身上的布娃娃竟是用一具骷髅头做的！深陷着的空洞的眼窝子正冷冷地盯着他！好半天曾老板才点头说：“好，好……”停了一下，才接着问，“你家，去了……几个人？”

小妹崽说：“一个。”

曾老板一愣，嘴大大地张着，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。

小妹崽从妇人手里拿过一个小锦袋，放到桌子上，说：“老板不卖？”

曾老板看了一眼那沉甸甸的锦袋，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卖，卖。我这里一共七副寿方，价钱有贵有贱，合起来，每副算你五块……七五三十五……给个三十块，不不，二十五块就行了。”

小妹崽好像不在乎钱，径直把锦袋口子的布锁解开，对曾老板说：“全都给你。你看，够不？”

曾老板看那一锦袋的钱，何止二三十块，应该有五倍之多！

曾老板赶忙说：“够，够了。妹崽，我讲了二十五块就二十五块，不会多收你一块的。你快收好，财不露白啊……”

小妹崽收紧锦袋的口子，“啪”地一下，交到曾老板的手里，说：“那好，你快走，我们要休息了。”

曾老板接住那一锦袋的钱，有些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走？我？你们——”

小妹崽说：“是啊，你都收了钱了。”

曾老板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对啊，我只收我该收的呵。”边说边去掏口袋，只拿属于他的一部分。

小妹崽说：“都是你的了。你收了钱，就得走人。”

曾老板说：“应该是你们拉了寿方快快离开才是啊。”

小妹崽撅起了嘴，说道：“是你快快走才是！”

曾老板由气愤到惊骇，由惊骇到疑惑，但一直不敢发作，仍然送上笑脸：“你这个妹崽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……”

小妹崽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是我不懂还是你不懂？你的铺子被我们全部买下了。怎么，嫌钱少了？”

曾老板克制住自己，连连摆手道：“妹崽你莫开玩笑，我什么时候讲要卖铺子了？”说完把手里的锦袋重重地往她手里一塞。小妹崽一看，这事儿要黄了，倔劲儿也上来了，把锦袋又塞给了曾老板。曾老板像是接到一个火炭一样，又重新塞回给小妹崽。小妹崽敏捷地一退，根本就不接那钱袋，那锦袋就“咚”地一下，掉到地上。然后，“哗啦啦”一声响，锦袋的口子打开了，银圆散落得一地。

昏黄的蜡光下，银圆一片片地布满了地。一根银项链夹杂在银圆里，项链上系着一个坠子，静静地散发出淡淡的光。

妇人蹲下来，慢慢拾起项链，还抚摸了坠子一会儿，好像在看是不是摔坏了，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荷包里。

小妹崽把银圆一个一个捡进锦袋里，犹自愤闷地说：“不卖就不卖嘛。娘，我们买别家店铺去。”

曾老板突然说了一个字：“卖。”

小妹崽诧异地看着老板，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。

妇人不慌不忙，好像料到会有这一着似的，便走出门，往外面招了招手。

一袋烟的工夫不到，曾老板和他的家人及两个帮工，各挽了一个布包袱，上了一辆妇人来时坐的马车，驶入夜幕中去了。

马车消失之后，小妹崽还记得曾老板走时脸上那惊骇莫名的神色。

2

曾老板一行人离开后，那个叫做玉娘的妇人终于喘了一口气。

她拿起蜡烛，用手罩着烛火，与她的女儿阿喵一起，来到了后面的院子里。

从街上看去，棺材铺的铺面并不大，只是一进二楼的簷子屋。穿过门楼，就是一个四合庭院，宽敞，洁净。院子的尽头，是一溜的平房。玉娘推开门，在烛光的照射下，屋子里就显现出一字儿排开的七具漆黑的棺材。

那七具棺材都静静地摆放在凳上，好像在不动声色地等待着什么。除了死亡，它们还会等来什么呢？除了装尸体，它们还能装什么呢？

看到那七具棺材，玉娘的脸上，浮了一层淡淡的笑容。那笑容，浅浅地在她忧伤的脸上显现出来的。不是笑意，而是更加的忧戚。那烛火飘摇不定，她脸上的笑容也就显现得愈发地怪异而狰狞。

阿喵看了看母亲的脸色：烛光的映照下，是一片惨惨的黄。她不明白，爹一死，娘怎么就搬到镇上来住？还心急火燎的，好像爹变了鬼催她们。到镇上来也罢，怎么还偏偏选了个棺材铺？

玉娘伸出手，敲了敲身边的棺材盖，棺材发出“空空”的声音。她转过身，又敲了敲身后的那具棺材，依然是“空空”的声音。棺材的声音，在这入夜的晚上响起来，一点儿也不是那种沉闷的声音，而是脆响的、透明的，有一种刚性的感觉；可这刚性却透着死亡的腐烂的气息。阿喵无奈而疑惑地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。

玉娘偏过身子问她：“怎么，怕了？”

阿喵看了娘一眼，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没有做声。

玉娘爱怜地抚了一下阿喵的头发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轻声说：“舍不得老家是吧？”

阿喵说：“娘，镇上没有东西肯跟我玩呢。”

玉娘说：“镇上当然没东西肯跟你玩。镇上哪来那么多狗呀猫呀鸟呀虫呀？镇上有好多娃崽，有他们跟你玩呢。”

阿喵一个笑脸，说：“娘，我喜欢跟那些东西玩，它们不会欺负我。我欺负它们，它们也不会哭不会骂。”

玉娘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看你，还住在老家，你都成什么人了？”

阿喵打断玉娘的话：“成娘这样的人呀。你教我放蛊，我把那些东西都养成蛊灵，哪个都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感觉到一股冷气从屋外呼地吹了进来。还来不及多想，阿喵就被一个人猛劲地一掀，跌倒在地。紧接着，一个声音惊惶地尖叫道：“蛇，蛇——”

那人这么一叫，同时动作非常快地一下子就爬到了一具棺材上，手往地下指道：“蛇，蛇——”

一条四五尺长的毒蛇正吐着芯子朝人袭来，因为来势急，又受到惊吓，头部便碰到了棺材上。如果不是那个人推倒了阿喵，阿喵是铁定躲不了毒蛇的那一口的。阿喵一看是蛇，弯了腰，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说：“蛇有什么怕的嘛，我捉它来养……”玉娘厉声叫住她：“莫动，有毒！”玉娘的眼睛狠狠地盯着那条蛇，一动也不动。那蛇也凶狠地盯着玉娘，一样一动不动。蛇和玉娘对视着，谁都不服输的样子。终于蛇先败下阵来，像是被灌了迷魂汤一样，慢慢地垂下脑袋，身子一软，直直地瘫到地上，死了一样。

阿喵不屑地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哼，只准你玩，不准我玩。”玉娘见蛇被制伏了，瞪了阿喵一眼说：“玩玩玩，不晓得天高地厚。这是要了命的，要不是人家救你……”说到人家，母女俩同时抬头，看了看高高地站在棺材上面的人，都意外地一惊。

猛一看时，还以为那不是人，而是一个——鬼。

那是一个女人，破破烂烂的衣服，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，在风中，被挤进屋来的风吹得呼呼乱响。她的头发长过胸口，把她的脸都遮住了。

阿喵好奇地看着她，问：“娘娘，你是哪个？你怎么晓得我家有蛇？”

那女人指着地上的蛇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蛇，蛇——”

玉娘蹲下来，把那条蛇捉在手里，掐了一下蛇头，说：“这是一条家蛇，还不认识我们。现在好了，再也不会伤我们了。去吧。”

玉娘把蛇丢在地上，那蛇就苏醒过来。它惊恐地瞅了玉娘一眼，见没有

动静，就低了头，小心翼翼地往前爬，等到了门边，回过头再看，还是没有动静，便翻身跃过门槛，飞快地钻进屋角的草丛，不见了。

直到那蛇消失了，棺材上的那个女人才停止了害怕，嘴里也不再惊恐地说“蛇”了。

阿喵伸出手，对那个女人说：“下来吧，蛇跑了。”想拉那个女人下来。

那女人并没有理会阿喵，她一只手撑在棺材盖上，便轻快地跳了下来，风一样往屋外飘去，边跑边拍着手，欢天喜地唱道：“天上星，亮晶晶，天上月亮爱星星……”

阿喵的眼里一片迷茫，喃喃地问：“是个疯子？”

玉娘若有所思，说：“疯子救了你的命。天不早了，睡去吧。”

母女两个关好大门，来到前屋，上到二楼，打开一间房，正好是卧室，玉娘就对阿喵说：“今天先将就，我们睡一起吧。”

阿喵很高兴，说：“娘，我都好久没跟你一路睡了。”

玉娘听了，又是心疼，又是心酸。她没有说什么，默默地铺好被子，这才说：“睡吧，啊？”

两人上了床，玉娘就“噗”地一下把蜡烛吹灭。霎时，屋子里被一团浓黑死死地裹住了。

在那团沉沉的浓黑中，一切声音好像都听不见。在乡下的老屋里睡觉，阿喵是敏感的，树叶飘落，流水潺潺，鸟儿呢喃，星星私语，阿喵都是听得到的。可此刻，闭上眼睛，却听不到熟悉的声音，她怎么会睡得着呢？她抓过身边躺着的白布娃娃，紧紧地挨在胸前。突然想到什么，她把布娃娃换了个姿势，和它面对面。她想跟布娃娃说话，可嘴刚一张开就发现布娃娃毫无灵性的表情根本就是不想理她。闷了好久，她终于忍不住问出声来：“娘，我们好好的，到镇上来做什么？”

玉娘没有回答。

阿喵知道娘还没睡着，倔劲儿一上来，就提高了声音，再问：“娘，你讲嘛！我们在乡下住得好好的，怎么连爹的坟都不守，偏偏要搬到镇上来住？”

一个声音慢慢响起：“娘想做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杀人。”

阿喵一听，便兴奋起来，拍着布娃娃叫道：“杀人？好玩，太好玩了，我最喜欢看娘杀人了。娘，这镇上我们不认得人，你要杀哪一个呵？”

“哪个欺负娘就杀哪一个，哪个欺负你就杀哪一个。”

3

“阿喵。”

“阿喵？”

玉娘叫了两声，阿喵没有应她，想来，应该是睡着了。她悄悄地起了床，走到床的那头，看了看，阿喵睡得正酣，嘴角还挂着一丝怀想。玉娘晓得，这孩子又在想她的爹了。想到钟汉阳，玉娘的心里一痛，摇了摇脑袋，好像是要把那硬生生的痛的痕迹摇出去。其实，她也并不是不晓得，她这么一摇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。阿喵的嘴角张了一张，含含糊糊地叫着：“爹，爹……”她叫着，双臂就伸出了被子，仿佛是要抱住她的爹爹一样。玉娘轻手轻脚地把阿喵的手给放到了被子里，掖好被角，再仔细瞧了瞧，阿喵又重新进入沉沉的梦乡里去了。

此时已是下半夜，远处传来几下更夫打更的声音，“笃，笃”，单调而清冷。玉娘把一个大大的包袱打开，取出一个陶罐，这才轻轻地走出门，再把门轻轻地带上。她轻轻地下了楼，来到了棺材屋。

屋里有七具油光可鉴的棺材。她非要接下一个棺材铺，而不是别的铺子，就是冲着这些棺材而来的。她喜欢棺材！她仿佛看到了那七具棺材在向她的伸出拥抱的双手，如果棺材有手的话。不过，谁又敢肯定棺材没有手呢？它是死神的庇护站，它是死尸的安乐窝。随着“吱咯咯”的声音响起来，七具棺材的盖子自动地移开去，露出了床一样的棺材底。她伸出手，碰到的却是两扇大门。她晓得自己有些恍恍惚惚，把开门的声音听成了棺材盖移动的声音了。玉娘进入屋子，一眼看去，七具棺材一动不动，静悄悄的，沉默得有些诡异。

玉娘反手把门关上，然后，走到最里边的那具棺材前。那具棺材不大，显得很秀气，看来，是为女客准备的了。她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命运，猛地打了一个寒战，叹了一口气。她把陶罐放在地上，双手用了力，使劲地推那棺材盖。慢慢地棺材的盖子就被她推到了一边。移开到箩筐那么大一个口子的时候，她才停止了动作。

她双腿盘着，坐到了那个陶罐的面前。那是一个葫芦形的陶罐，像两个连接在一起的人头，上面像一个小孩的脑袋，下面像是一个大人的脑袋。陶罐被涂上了一层深棕色的釉彩，因时常擦抹的缘故，显得油光锃亮，冷光森然。

她的头微微地低着，闭上眼睛，嘴里念道：“风婆水婆，护我蛊婆。天灵地灵，尊我蛊灵。”

念过之后，她才在那陶罐的“葫芦腰”上旋转了一下，拆了开来，把陶罐放倒，口子对着大门。她双手十指相交，两手拇指相对，顶住自己的胸口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不一会儿，窗口那里，“嗖”地一下，跳进来一只癞蛤蟆，正好落在棺材上面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玉娘。那只癞蛤蟆全身发黑，隐隐约约还透着一层淡淡的光芒，身上还布满了肉疔，一颗一颗，鼓鼓胀胀的，饱满而丑陋。玉娘的双眼似乎射出一束强光，那只癞蛤蟆好像受不了玉娘的眼光的逼视，乖乖地跳下地来，再“嗖”地一下，跳到陶罐里去了。屋顶上，一只蜘蛛一荡一荡的，直接就荡到陶罐面前，然后像被劲敌威胁一样，惊慌失措地爬了进去。一条蜈蚣和一只蝎子像是生怕走慢了会没有它们的栖身之地似的，竟然飞也似的往那个陶罐里钻去。已经有四个毒虫进入了陶罐，还差一条蛇。然而，屋里屋外，都一直没有动静。玉娘往门口看了一眼，屋外，什么也没有，除了风声若有若无地拂过之外。玉娘有些不耐烦起来，嘴唇急速地颤动着，口诀也越念越快。她终于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响动，到了门边，就消失了。玉娘偏过头一看，差一点要了阿猫性命的那条蛇，像是被这屋子里的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，往陶罐爬来，而它则是抵死都不肯再前进一步，就僵在了门口。玉娘冷笑道：“原来你也怕死啊。”说罢，反手一抄，掐着它的脖子，轻弹玉指，那蛇就“呼”地一下，被弹进了陶罐。陶罐里，就响起了“吱吱呀呀”的啃咬声。

她吐了一口气，双手十指相连，手板朝上，放在肚脐边，慢慢地往上提起来，直到喉咙那里，轻轻地抵住下颌，张开嘴，伸出舌头。不一会儿，从她的嘴里，出现了一只褐色的老鼠。那老鼠很小，只有一只拇指大。只见它左右打量着，犹犹豫豫地沿着玉娘的舌头爬了出来，对着那只陶罐吐出一缕紫色的烟雾，然后，又缩了回去。玉娘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。她把陶罐重新封好，轻轻地放进棺材里，合好盖子，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玉娘往屋子外面走去。

棺材铺的房子后面，就是舞水河了。舞水河的水波轻轻地拍打着长满青芳草的河岸，细碎的浪花一闪即逝。在不断消逝着的浪花中，有一个像狗一样的东西，从水中浮了出来，慢慢地来到了岸边。它四脚并用地爬上岸，爬啊爬，爬到了棺材铺后屋的屋脚。然后，慢慢地直立了起来。不是狗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只有六七岁大小的小女孩。她没有穿衣服，只是肚子上系着一张红肚兜，还在湿漉漉地滴着水。她昂起大大的脑袋，用她没有瞳人的白色眼睛盯着棺材铺的吊脚楼，张开嘴，嘎嘎地笑了……

4

阿喵听到娘在床头喊她，就装睡着了，不应娘。她一直都不明白，娘为什么要把房子卖了，到这个鬼都不认识一个的龙溪镇上来住。她问娘，娘告诉她，讲是要杀人。一听说娘要杀人，她就觉得很好玩，只是，娘要杀的人是哪个呢？从她记事起，从来没有哪个敢欺负她，更没有哪个敢欺负娘，就连山上的老虎、树林里的毒蛇、草丛里的毛毛虫，都不敢动她和娘半根毫毛的。这镇上哪个吃了豹子胆，敢欺负她娘俩？这会儿，娘叫她，肯定是有啥事了，她就偏偏不应。哼，谁叫你不告诉我，你要杀的人到底是哪个？娘见她不应，果然以为她睡着了，就轻手轻脚地下楼去了。听到娘下楼的声音，阿喵也悄悄地起了床，跟在娘的身后，穿过院子，站在棺材屋门口偷看，把娘的一举一动全看在了眼里。那条蛇从她面前过的时候，她本来想

抓住它，把它剥成块块片片，以泄心头之恨，但想到娘一再告诫她，在娘喂蛊的时候，她千万不许在场，也不允她讲话，若不留神叫出声来，会吓到蛊灵，坏了大事。怕自己的气息惊动蛇，她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。

直到娘做完了那一切，她才转身，轻手轻脚地回到楼上，缩上床去，打起了酣声。

玉娘回屋的时候，阿喵“睡”得正酣。她上了床，推了推阿喵从那头伸过来的脚：“阿喵？”

没有动静。

玉娘摸索着，捏了捏阿喵的脚板，说：“莫装了，娘跟你讲话哩。”

阿喵一翻身就坐起来，嘻嘻地笑：“娘，你想跟我讲什么？”

玉娘故意装着吓了一跳的样子说：“鬼妹崽，我就晓得你还没睡。”

阿喵说：“我就晓得娘是怎么晓得我还没有睡的了，要不，我就再装下去，任你叫个死，我也不应你。”

玉娘来了兴趣，问：“哦？你讲我是怎么晓得的呢？”

阿喵说：“傻子都晓得，你一上床，就发现这床冷冰冰的，对不对？”

玉娘说：“就你精灵！那你还装什么装，你那点九九，以为娘不晓得？”

阿喵“嗖”地一下，从被子里钻到玉娘这一头来，说：“我娘才精哪，在我们山寨，哪个不晓得玉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蛊婆子啊？”

玉娘听到那一个“蛊”字，不由得黯然神伤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还小，不懂。”

阿喵天真地说：“我早就想跟娘学放蛊了，可你就是不肯教我，小气！”

玉娘听了她的话，严肃地说：“放蛊是千人骂万人恨的坏事，你千万莫学娘。娘是为你好，你晓得不？”

阿喵说：“娘，放蛊好玩，可以玩蜘蛛玩老鼠玩蜈蚣玩蛇。我要会放蛊，哪个敢欺负我的话，哼，我要他肚子里长虫，脑壳上长脓疱，口鼻流血，手脚……”

玉娘打断她：“先前是不是又在偷看娘了？”

阿喵把嘴撅起，说：“娘，我看都快看会了……”